



消失的帝国

XIAN BEI DI GUO

鲜卑帝国

发源密林、艰对

长河八百年。

杨 军 吕净植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消失的帝国

XIAN BEI DI GUO

鲜卑帝国

杨军 吕净植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鲜卑帝国 / 杨军, 吕净植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3

(消失的帝国)

ISBN 978-7-5078-3597-7

I. ①鲜… II. ①杨… ②吕… III. ①鲜卑—民族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K28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34799号

鲜卑帝国

著 者	杨 军 吕净植
责任编辑	孙兴冉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3年3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3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597-7 / K · 221
定 价	29.80元

CRP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引 子 巍巍兴安岭：东亚文明发展的动力源 /1

大兴安岭的苍茫林海终结了延绵八千多公里的欧亚草原。为了生存，大山把大量过剩的人口倾泻到平原地区。源于大兴安岭的民族不断走出丛林，要么朝东奔向松嫩平原的黑土地，要么向西进入蒙古草原，对草原帝国发起强劲的冲击，逼迫他们一路西逃。在这些推动历史发展的民族中，鲜卑不经意间成了第一个吃螃蟹者。

第一章 兴安岭的第一个主人：被称为“东胡”的人们 /5

东胡人大概是第一批走出兴安岭的人，老哈河流域成了他们的乐土。在这里，他们被自己的真诚击败，被燕国“好朋友”痛击。他们并没有退回大山，也没有反击。不是因为对付不了燕北长城，而是他们发现了一片更加诱人的地方——蒙古草原。在那里，有更伟大的对手在等着他们，那就是——匈奴。

- 一、秦开与长城：东胡与匈奴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原动力 /5
- 二、退守鲜卑山：一次并不成功的西进 /11
- 三、赤髯碧眼老鲜卑：具有白种人特征的“炎黄子孙” /18

第二章 仰天长啸：蒙古草原的第二个主人 /25

大约从东汉时开始，东亚的气候进入一个漫长的寒冷季，雪灾、旱灾频繁光顾蒙古草原。为了寻找更好的牧场，也为了躲避东汉政府的持续进攻，北匈奴远走高飞，扑向西方。谁又将成为这片草原的新主人呢？

在鲜卑大山中蛰居了数百年的东胡后裔们终于迎来了他们的大英雄——檀石槐。

成也檀石槐，败也檀石槐。和其他草原英雄一样，檀石槐在短短几年内即带领族人创立了一个庞大的草原帝国，把匈奴人彻底赶走。可就在东汉政府被他折磨得即将精疲力竭时，他却突然死掉了。于是，他的帝国迅速地消失了。

- 一、接管蒙古草原：二百年踉跄迁徙后的“意外”收获 /26
- 二、千呼万唤始出来：鲜卑第一英雄檀石槐 /32
- 三、暗杀：低成本肢解鲜卑帝国的新尝试 /38

第三章 目标锁定中原：东部鲜卑的南向之路 /46

草原民族被寒冷的气候驱赶着，不约而同地奔向黄河流域。可要在

中原立足，他们即使不能从马背上跳下来，抛弓箭而操耒耜，至少也要了解农业经济的重要性，学会欣赏中原农耕文明。

鲜卑段部最先抵达这里，却不幸沦为典型的反面教材；慕容部吸取教训，倾心汉化，可天不遂人愿，抛给他们一个强劲的对手——前秦；宇文部更干脆，还没进入中原，就在与慕容部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不得不退回大山，是福？是祸？

宇文部没有消亡，在故乡，他们传承了东胡族系的血脉与传统。也许这是上天对他们的一种补偿？

一、顽固坚持旧传统的反面教材：昙花一现的段部 /47

二、学习汉文化的新途径：趁乱吸纳汉族流民的慕容廆和他的前燕政权 /52

三、短暂复国：真命天子慕容垂和他的跳蚤子孙们 /58

四、延续了东胡祖脉的匈奴人：退回大山的宇文部 /67

第四章 人乡随俗：淹没于河西走廊的西部鲜卑 /72

从辽西出发，进入漠南，有一条一直通往河西走廊的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过渡地带。鲜卑人的迁移不像匈奴人西迁那样有组织。当他们开始分散西进时，匈奴人在漠南还很强大，于是在曹魏的“勾引”下，他们继续西行，直到被祁连山挡住去路。

似乎东方故土还有足够的吸引力，秃发和乞伏部一直谋求东进，可强大的后秦、后凉挡住了去路。如果不想成为附庸和炮灰，就只能停留下来。

秃发部的南凉、乞伏部的西秦瞪大眼睛寻找着机会，倒是最勇敢、

一路杀进青藏高原的吐谷浑部安心生活下来。最终，秃发、乞伏人不情愿地做了同为鲜卑人的拓跋部的附庸，吐谷浑则一直屹立在高原之巅。

一、仙人指路：锐意东进的秃发鲜卑 /73

- 最晚立国：贸然当头的沉重代价 /73
- 占据姑臧：南凉兴衰的分水岭 /78

二、崛起于乱世：在向西退却中建国的乞伏鲜卑 /86

- 双轨制统治：主动汉化的大单于 /86
- 短暂复国梦：宿敌匈奴的致命一击 /93

三、慕容部的近亲：坚持游牧的吐谷浑 /96

第五章 天狼西向：远走中亚的灰哒人 /103

秦汉之交，大月氏人在匈奴的挤压下远走中亚，另寻乐土。几百年后，一支拒绝被奴役的鲜卑部落在无意之中走上了与月氏人相同的西迁之路。

循水草西迁的北方草原民族的归宿只有两个，在越过阿尔泰山脉之后，要么北上进入俄罗斯钦察草原，要么南下入主中亚。幸运的灰哒人选择了后者，没有去触匈奴人的霉头。可是，匈奴人的恐怖记忆依然萦绕在中亚部族的心头，于是，这些和当地人通婚、具有了某些白种人特征的鲜卑人被冠上一个可怕的名字——白匈奴。

一、白匈奴：从蒙古草原走出的第二头狼 /104

二、幸运的波斯人：拒绝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灰哒帝国 /109

三、次大陆的梦魇：厌恶佛教的征服者 /116

四、速兴速亡：被自由散漫毁掉的中亚霸主 /122

第六章 打开南北朝历史的出口：最后走出兴安岭的拓跋部 /127

以叠峦山峰、苍茫林海为主旋律的大兴安岭是草原民族的历史后花园，最后一批走出大山的拓跋鲜卑人继承了前辈的成就，建立起第一个统治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政权，也为迷茫中的南北朝找到了历史的出口。

拓跋人的南迁是缓慢的，学习如何获取食物的本领伴随着整个南迁过程。在距离兴安岭并不遥远的美丽的呼伦湖东畔，他们暂时驻足下来。可当他们学会了全部游牧本领，便毫不犹豫地离开这片富饶的土地，扑向草原，扑向黄河，扑向中原……

一、千古之谜嘎仙洞：苍茫林海，何处是我家 /128

二、从鲜卑山到呼伦湖畔：蜕变、新生、成熟中的拓跋人 /136

三、神兽传说：这就是鲜卑吗？ /142

四、“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充满血腥的拓跋祖先世系 /147

第七章 北魏：一个性格裂变的王朝 /157

拓跋人建国比较早，却因为没有明确的首领继承制度而内讧不断，长期蜗居塞外，最终没有逃过灭亡的命运。拓跋人的历史并没有随着代

国的灭亡而湮灭在岁月的长河中，历史给了他们新的希望之星。拓跋珪，这个说不清是什翼犍的儿子还是孙子的家伙重建起政权，并在参合陂，意外地发起一场心理战，浇灭了后燕将士的复仇烈火。

入乡随俗，拓跋宏，这个勇敢的年轻人，用“南伐”竖起了全盘汉化改革的大旗。但历史在这里开了个大玩笑，未完成的改革随着英年早逝的他一起流逝，留下了一个裂变的北魏，促成了“东魏—北齐的倒退”。

- 一、立贤还是立长：面对亡国之痛的困惑 /158
- 二、北魏平城时代：拓跋珪的早期统治 /161
- 三、赐死太子：拓跋宏锐意推进的汉化改革 /170
- 四、“六镇”：无法调适的文化裂变 /176
- 五、江山破碎：激进改革无法医治的后遗症 /185

第八章 胡气满长安：盛唐气象的历史因缘 /194

在北周灭亡后，曾经在东西万里地域内先后建立过十几个政权的鲜卑人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逐渐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但鲜卑人的文化却在冲突中逐渐融入汉文化，使得随后的隋唐帝国文化趋于多元化走向，“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雍容璀璨的盛唐气象正是“毛毳腥膻满咸洛”的最佳结局。

- 一、向老子求救：鲜卑化李唐皇室的无奈选择 /195
- 二、文化上的南北朝：中国区域格局的划时代转变 /200
- 三、胡音胡骑与胡妆：大唐盛世的新时尚 /210

尾 声 留在故乡的人们 /218

在公元1世纪开始的鲜卑大迁徙浪潮中，有一小部分人抱着怀疑的目光，鄙夷地审视着远去的人们。几百年后，他们终于耐不住寂寞，先后走出大山，开始对农耕文明发起新一轮猛烈冲击。他们就是曾经令宋朝乃至欧洲人一筹莫展的契丹和蒙古！

主要参考文献 /221

引子

巍巍兴安岭：东亚文明发展的动力源

大兴安岭的苍茫林海终结了延绵八千多公里的欧亚草原。为了生存，大山把大量过剩的人口倾泻到平原地区。源于大兴安岭的民族不断走出丛林，要么朝东奔向松嫩平原的黑土地，要么向西进入蒙古草原，对草原帝国发起强劲的冲击，逼迫他们一路西逃。在这些推动历史发展的民族中，鲜卑不经意间成了第一个吃螃蟹者。

蜿蜒 1200 公里的大兴安岭阻断了横亘 8000 公里的欧亚北部大草原，苍茫林海取代了无垠草原，成为自然地理景观的主旋律。但是，这里却不是草原民族历史发展的边缘，而是联结草原与平原的轴心。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山区会经常向平原地区倾泻其过剩的人口，大兴安岭也是如此。从远古时期开始，发源于大兴安岭的民族就不断从丛林中走出。他们有的向东进入东北地区的松嫩平原，沿嫩江、松花江顺流而下，征服当地的土著民族，并最终为土著民族的文化所征服，转而成为农耕民族；有的向西进入蒙古草原，构成对草原帝国的最强劲冲击，在他们成功地摧毁立国于蒙古草原的游牧帝国之后，却总是步其后尘，建立起新的草原帝国。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的沿大兴安岭东西两麓南下，最终来到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并存的西喇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在这个草原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带里，他们既从

游牧生活中养成了强悍的性格，却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吸引，不由自主地走向中原地区，与汉族王朝相碰撞，与汉族文明相交融，在他们将自身融入中华文明历史发展长河的同时，也将他们的文化融入中华文明，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些由大兴安岭南下的民族中，第一个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形成深远影响的就是鲜卑人。

发源于大兴安岭的民族周期性地走出大兴安岭，并不意味着大兴安岭是贫瘠的。正相反，这里的野生资源非常丰富。在浩瀚的绿色海洋中繁衍生息着马鹿、驯鹿、驼鹿、梅花鹿、棕熊、紫貂、野鸡、榛鸡、天鹅、雪兔、原麝等四百余种动物，源于大兴安岭的二十多条大小河流还盛产鲟鲤鱼、哲罗、细鳞、江雪鱼等珍贵冷水鱼类，优越的自然资源吸引着生活在大兴安岭里的人们长期以渔猎采集为生。

也许我们不应该武断地认为渔猎采集经济必定是落后的生产方式，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经济类型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是非常不充分的，其所能供养的人口也是非常有限的。大兴安岭的富饶造就了大兴安岭人的执著，他们不愿意改变渔猎的生活方式。当人口增殖之后，他们不得不离开故乡，去寻找新的资源。

从大兴安岭中走出的人们并没有如愿地找到像大兴安岭那样资源丰富的乐土，但他们或者从草原民族那里学会了游牧，或者从东北民族那里学会了农耕，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迸发出全新的活力，成为中国历史舞台上光芒四射的主角。

当然，离开大兴安岭的日子也不会总是一帆风顺。远离故乡、面对陌生环境的人们经常遇到各种困难，甚至在生存竞争中被其他民族打败，不得不重新撤回大兴安岭。这时他们会发现，大兴安岭不仅是他们的故乡，也是他们的避难地。他们可以在敌人不熟悉、不敢进入的茫茫林海中休养生息，并寻找时机再一次投入山林外面的竞争。当东胡人被发源于阴山的匈奴人打败之后，其中一支避居于大兴安岭中的鲜卑山，他们

就是后来鲜卑人的祖先。

由于经历长久的风雨侵蚀，大兴安岭的山体大多是浑圆的，并不险峻，既不能抵挡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也不能阻遏游牧民族的扩张，习惯于马背上生活的人们可以轻松地骑在马上穿越大兴安岭。众多民族的进进出出，更使得大兴安岭成为连接东北平原与蒙古草原的桥梁，草原对平原的辐射与平原对草原的影响，都是以山区为媒介完成的。在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共同性的形成过程中，大兴安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长久以来一直为我们所忽视。

发源于大兴安岭的民族的迁出和迁入，构成原本封闭的山区与外界的交流，使山区的生活也发生了缓慢的变化。但总体来说，山区的生活就如同大山本身一样，是呈静止状态的。山区的生活、山区的文化甚至可以千百年不变。文化的传播可以在横向上轻易地穿越数百公里的区域，但是在纵向上，却对几百米的高山无能为力。

习惯于山外精彩生活的人们无法再适应山区生活的沉寂，对于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人们来说，故乡是他们梦魂牵系的地方，却也是他们无法回归的地方。

与鲜卑人一道由大兴安岭中迁出的乌桓人一直保持着这样的风俗，在家中饲养一条肥大的猎犬，当有人去世的时候，用它来殉葬。在乌桓人的观念中，是希望这条猎犬给亡人的灵魂带路，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位于大兴安岭群峰中的赤山。但是他们自己却从未动过回乡的念头，以至于早已忘记了回乡的路。

鲜卑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拓跋鲜卑雄踞北方，建立北魏之后，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祖先的发源地大鲜卑山在什么地方了。当生活在大兴安岭的乌洛侯人来向北魏朝贡，并告诉拓跋人，在他们的居住地附近有拓跋鲜卑祖先居住的石室时，北魏的王室也就信以为真了，并派人前往祭祀。

沉寂的山区往往为历史所忽略，但是，周期性地自山区走出的人们却在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使人们将目光再一次转向山区。

自东汉开始的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寒冷期，不仅造成中原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经济衰败，使东汉王朝国力下降，同时也对蒙古草原的草场起了破坏作用。日趋寒冷的北方变得越来越不适宜居住，游牧民族或是西迁，或是南下。为寒冷的气候所逼迫，生活在大兴安岭中的人们也开始了缓慢的南下进程。

在这场规模宏大的民族迁徙浪潮中，一群原本生活在鲜卑山的人们也离开了这片他们栖息了二百多年的故土，沿大兴安岭山麓南下。由于他们来自鲜卑山，他们被其他民族称为鲜卑人，渐渐地，他们也自称为鲜卑人了，一个新的民族在形成。

3世纪，鲜卑人在其杰出首领檀石槐的领导下迅速崛起，在此后的三个世纪里，鲜卑人一直在中国北部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其声名传遍亚洲大半地区。但是，即使在北魏王朝强盛的时期，鲜卑人也说不清本民族的早期历史。记忆历史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毕竟太困难的事情。

唐以后，失去自己政权的鲜卑人渐渐与其他民族相融合，不论是在中原地区，还是在中亚、蒙古草原，鲜卑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都已经不复存在，有关他们的历史与传说就更加不为人所知了。

经过几代历史学家的努力，直到现在我们才能够串起历史文献中的残篇断简，结合考古学新发现的蛛丝马迹，勾勒出这段已经尘封千年的历史，来打开鲜卑人久已忘却的记忆。

第一章

兴安岭的第一个主人： 被称为“东胡”的人们

东胡人大概是第一批走出兴安岭的人，老哈河流域成了他们的乐土。在这里，他们被自己的真诚击败，被燕国“好朋友”痛击。他们并没有退回大山，也没有反击。不是因为对付不了燕北长城，而是他们发现了一片更加诱人的地方——蒙古草原。在那里，有更伟大的对手在等着他们，那就是——匈奴。

关于鲜卑人的起源，历史学家们有着不同的解释，基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鲜卑人源于另一个古老的民族——东胡。但有的历史学家认为，鲜卑人是东胡族的主流，而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鲜卑人是东胡族的支脉，对于分合非常随意的草原民族来说，这恐怕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话题。只是在东胡受到匈奴人的打击衰落下去以后，鲜卑族才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发展起来。

一、秦开与长城：东胡与匈奴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原动力

在蒙古草原的东部边缘地带，春秋时期散布着林胡、令支、山戎、

屠何等部族，与匈奴人一样，他们也都是马背上的民族，以游牧为生。中原地区最北部的诸侯国燕国，自春秋时起，就成为他们劫掠的对象，以致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不得不出兵帮助燕国对付这些来自北方的敌人。由于这些抢夺者以骑兵为主，来去如风，中原诸华夏国称他们为“骑寇”。

虽然中原的史书都盛赞齐桓公的胜利，但从“老马识途”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猜想到，中原农耕民族的部队在进入北方草原与沙漠地区作战时，面对异常陌生的自然环境，其付出的代价必然是高昂的。

齐国再也没有组织进入草原的远征，但面对来自齐国的威胁，草原民族也在寻求新的对策。那次战争以后，这些原本各自为战的部族团结起来，结成一个更大规模的族群。与此同时，在他们居住地的西方，内蒙古草原的阴山一带，匈奴族也正在兴起，许多弱小的草原民族纷纷加入到匈奴人的队伍中，在匈奴人的旗帜下进行着统一草原的战争，并向中原北部的秦、赵、燕等国发动进攻。中原人本称匈奴人为“胡”，遂将这个位于匈奴人东方的新兴起的强大族群称为“东胡”。

东胡活动的地域主要是在今天的辽宁省西部至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从西喇木伦河（也叫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到燕山南北。向东，其势力可能曾经达到渤海湾沿岸，向西，以今内蒙古的达赉诺尔湖与匈奴人为界。达赉诺尔古称“大泽”，按《山海经》的记载，中原人是将大泽以东的族群统称为东胡的，至于他们是否真的是一个民族就很难说了。

自春秋时期开始，贯穿夏、商、西周三代的中国历史、持续时间最长的温暖湿润气候期结束了，中国北方特别是蒙古草原的边缘地带变得越来越寒冷而干旱，西喇木伦河、老哈河流域曾经繁盛的农耕经济逐渐萎缩，村庄被废弃，成为东胡人驻牧的地方。燕国的东北疆域开始受到来自东胡的威胁。

从当地发现的燕国青铜器来看，作为西周封国，燕国的势力早已进入辽宁西部的喀左、建平一带。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表明，这一带早在五千年以前，就已经步入文明时代。在商末周初，这里存在着比较发达的农耕经济，某些地区发现的古村落遗址的密度甚至超过了今天的村落密度。与中原地区相同的以农耕为主要经济类型和相近的文化，是吸引燕国向东北开拓的最主要原因。其实大自然的细微变动正在破坏燕国开拓东北的基础，只不过燕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燕人虽然不理解自然环境变迁对人类社会的意义，但是他们却深深地体会到来自东胡的军事压力，自然环境变迁导致的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此消彼长，增强着东胡的实力。

在“战国七雄”中，燕国是实力较弱的一方。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又较偏，南向发展首先遇到来自强大齐国的阻挡。在姬哙为燕王时曾经把王位禅让给重臣子之，太子姬平与子之争夺王位，燕国大乱，齐国乘机伐燕，使燕国受到沉重的打击。在赵国的扶持下，燕公子职得以即位，这就是燕昭王。

燕昭王即位以后，面对残破的燕国，不得不将恢复国力作为第一要务，此时的燕国最需要的是和平的外部环境，已经被内忧外患折磨得千疮百孔的燕国再也承受不起战争了。面对不断侵扰燕国北部边界的东胡人，燕昭王采取了妥协政策。燕国与东胡讲和、结盟，并派出大将秦开去东胡做人质。

关于秦开的身世与经历史书中记载不详，只是称他为燕国的大将，陪伴荆轲去行刺秦始皇的秦舞阳就是他的孙子，由此猜测，秦氏可能是燕国的将门，并有可能是一个武术世家。派出这样一位将军去东胡做人质，燕昭王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他要派一位将军了解东胡人的军事情况，这位将军还要精通武艺，以便可以在危难时脱身。显然，燕昭王在与东胡讲和结盟的时候，就在盘算着如何击破东胡。